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畫家的眼光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Wang, Lu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ISC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05 06:40:18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065">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065</a>

## 畫家的眼光

王魯（自由撰稿人）

中國畫以「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為引，以氣韻生動展現出神入化的功力和意境，我們可以把中國畫稱為「心智藝術」。西方則習慣把繪畫稱為「視覺藝術」。

作為視覺最直接的聯繫，人們自然會想到十九世紀發明的攝影術，攝影可以說是把物體再現到了維妙維肖的地步。攝影最基本的兩個功能是它的記實性和視覺本體語言的反映，前一種記實功能的界定與後一種視覺本體語言的界定之間的聯繫一直是比較複雜的，也是大家所關注的，因為這是區分攝影照片屬於純粹生活記錄、新聞圖片，還是藝術作品的關鍵。

攝影作品是拍攝者目睹現實事物的記錄，從現實生活的角度對它的真實性不去質疑，但如果從攝影藝術的角度對其真實性的要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面對它們，你不能懷疑，但也不要絕對相信，因為拍攝者的立場不同，觀點亦不同。這牽扯到是對攝影手段的肯定還是對攝影藝術的肯定。這就使我們聯繫到哲學或神學對真實的申辯。由此我們可以說，看一幅攝影作品或油畫作品的優劣，在於它是不是視覺藝術，而不僅僅是一幅畫面，視覺藝術不是一個名詞，視覺藝術是闡述生活的觀點。

攝影技術的誕生，對繪畫是一個衝擊，但畢竟無法代

替繪畫藝術，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繪畫不是簡單地複製自然世界，更不是以眼前世界的「真實」為真實的仿製，從來就沒把此作為目的。《聖經》上說：「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4:18) 視覺藝術又是以基督教文化為背景的一個詞彙，不是根據生理上的感官結構出現的一門學科。就像人權是相對上帝的世界所有權而言一樣，在現實當中人們經常抽空上帝在談人權的時候，「權」就是一個可怕的誘惑。所以最好把視覺藝術看成是基督教文化的一個反映，而不是把「基督教藝術」視為美術的一個分類。

視覺藝術就是我們期盼看到那個「所不見的」，而且是「永遠的」。剖析認識的立場，視覺藝術的廣義範圍不僅包括攝影和繪畫，也包括音樂、建築、舞蹈、文學作品……語言在交流的同時，它也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但是人們使用語言不是為了限制，而是為了交流。視覺藝術作品所指的是人們與所不見者之間的關係，而為「所不見」的做一個「見證」。

我們經常不相信我們所見的不是真實，不相信我們的視覺先天地被決定會受蒙蔽的，生理上的視覺感官給我們帶來了方便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誤會，就像語言一樣。從肉體的感官蒙蔽中走出來是藝術家的責任，然後是藝術作品的實現。

「證」就是要有「實」，把真實傳達出來，以至後人樂意引證其中之「實」。每幅繪畫作品中有畫家想說的話，你如果說的不真實那就會淪為口號：政治口號、生活口號、精神口號。然而，並不能只為避免口號之嫌，而否認藝術作品中存在的語言交流或表現出的觀點。安吉列柯 (Angelico)、喬托 (Giotto) 的畫面是他們虔誠地表述，表

述與不可見者之間的關係，作為真實的見證而不滑為蒼白的說理。同樣，不能因為沒有說理的痕跡而說畫家在創製其作品時沒有考慮所畫之事件的含義。現代藝術有多少如此可作為見證的真實？這是人們難以把握的。人們首先努力從文明的遺產中分辨偽證，從而開始尋找啟示的線索。人們分辨偽證的任務越來越艱鉅，越來越不容易。有的明白自己在作偽證，有的卻認識不到在作偽證，還以為自己真實。藝術家愛說真誠，反證了自己原本為虛假所圍。藝術的真實是以捨棄現實的不真實為代價的。所以畫家不簡單地是畫畫，畫家應該做的事情太多。他要從一切的不清不白中實現藝術家永遠是先知的神話。藝術的艱苦不僅僅在於「時時」留神，不能像阿爾戈斯(Argus)一樣抵拒不住赫爾墨斯(Hermes)西琳嘉牧笛的誘惑閉上自己一百隻警惕的眼睛，藝術的艱苦還在於所持有的警惕不是一勞永逸的，只好時刻準備恭候企盼的那一瞬間的出現。這好像「此岸」和「彼岸」的喻意一樣，只有爭取在「此岸」達到「彼岸」之境才是領悟了上帝之國的含義。作為人進入「彼岸」之壤，亦時時警惕作為人隨時都有退回「此岸」之界的危險。「此岸」有「彼岸」之境。眼前的「真實」是「此岸」，背後的「真實」才是「彼岸」。達到「彼岸」是不容易的，況且前人留下的「真實」仍需後人費力地尋找。

在作品製作的過程中，一不留神，畫面就會不真實，哪怕你剛才還真實過。畫家的信念是這樣，技巧也是這樣，每位畫家都有難以復現的親身經歷，上一幅畫你畫的這樣，這一幅畫你就畫不出來這樣。技巧還不是第一位的，「白白地得來，白白地捨去。」(太10:8)信仰奇跡，才能開啟自己的眼睛，才能有認識，才能有風格。感官的視覺是一個障礙，優美的線條、諧調的色彩、美麗的形式、

象徵的符號、抽象的精神都是美的神有待於視覺去破譯，尋求神的美。所以，我們應從視覺藝術的文化淵源，而不是單獨地從斷代的美術史中去認識或去學習某一畫家，某一風格，某一畫派，某一方法，某一宣言。否則本末倒置仍然是盲目。繪畫如此，美術教學更是這樣，不能失本求末，把某畫派、風格、技巧……甚至某一畫種，某一方向做為標準或者什麼正宗來推廣。沒有生活的觀點，空洞的巨幅油畫或沉重的雕塑並不比一頁剪紙、陶器更有價值。

我們只求看見不求看透。看透無歷史。看見永遠是在看，這是瞬間發生的歷史。這一瞬間是永遠的，不變的。每一代人都將面臨「人與上帝的關係」這一不變的問題，每一地區，每一民族也會面臨這同一個問題。所以，每一時代，每一地區，每一民族的上帝都不是偶像，也不存在一個偶像的上帝。時間是連續，歷史是瞬間。否則，藝術的創作將不是面臨「人與上帝的關係」這一不變的問題，而是在思考偶像。上帝掌握着歷史的發生，我們通過接觸上帝去對待發生，然後明白：倫勃朗 (Rembrandt) 有一付於世俗見出《聖經》文本的眼光；夏加爾 (Chagall) 有一付於日常事物中見出恩典的眼光；貝利尼 (Belini) 有識別天國色彩的眼光；唯米爾 (Vermeer) 有過濾沉滓的眼光；委拉斯凱茲 (Velazquez) 有高貴的眼光；庫爾貝 (Courbet) 有尊嚴的眼光；華佗 (Watteau) 有華麗的眼光；米勒 (Millet) 有質樸的眼光；卡拉瓦喬 (Caravaggio) 有確切的眼光；印象派 (Expressionist school) 有閃動的眼光；莫羅 (Moreau) 有繁瑣的眼光；馬蒂斯 (Matisse) 有簡約的眼光；杜菲 (Dufy) 有歌唱的眼光，珂勒惠支 (Kollowitz) 有傷心的眼光；盧梭 (Rousseau) 有原始的眼光；萊歇 (Leger) 有現代的眼光；基弗爾 (Kiefer) 有宗教的眼光；沃霍爾 (Warhol) 有世俗的

眼光；戈因斯 (Goings) 有細緻入微的眼光；波洛克 (Pollock) 有粗獷豪放的眼光；籍里柯 (Chirico) 有形而上的眼光；蒙德里安 (Mondrian) 有平穩的眼光；巴塞利茨 (Baselitz) 有顛倒的眼光；塞尚 (Cezanne) 有校正的眼光……我們仍有幸看到《路加福音》、喬托的鐘樓、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的詩歌和凡高 (Van Gogh) 的書信。

藝術作品有自己的生命，藝術作品的生命讓藝術家的生命歷盡劫難。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